

一座跨越两个世纪的技术工人丰碑是这样造就的

“耿家盛的业绩是从赛场硬硬地赛出来的，不服不行”

1984年,21岁,是耿家盛接触车床之始,1990年,27岁,是耿家盛开始通过技术竞赛的方式,对自己学艺6年来所掌握的车工技术获得社会承认的关键一年。

这一年,他参加“首届全国青工技术大赛云南省选拔赛”,获得车工第二名。

这次比赛,是耿家盛事业花蕾开始绽放的关键点,虽然过去了25年,他的印象还很深。

在正式参赛获得这个第二名之前,连参赛的资格都是耿家盛“杀”出来的。

“当时重机厂全厂有5000多人,是最辉煌的时候,派谁去都不合适,上面提出要通过考试的方式选拔参赛选手。”耿家盛说。

考试的项目是车一根长600毫米、直径10毫米的细长轴,“最后检测,我车的精度最高,跳动才有7丝,第二名跳动11丝。关键还有时间限制,要求4小时内完成,我用了3个多小时。”

获得参赛资格后,耿家盛被安排到昆明海口200号信箱一家军工企业去参加赛前理论培训一个月,考试实作是做一个组合件,“花了8小时,到晚上十一二点,我才交卷(作品)。”

结果,以低于第一名2.3分的成绩,耿家盛得了第二名。

这次比赛,耿氏三兄弟都参加了,耿大鹏,耿家盛参加车工组比赛,耿家华参加钳工组比赛。耿大鹏因为大意,未发现参赛的车床蜗杆螺距被调少了一齿,只得了第五名。

2003年是耿家盛喷薄爆发的一年。

沉寂了13年,也磨砺了13年,2003年6月28日至7月2日,耿家盛等17名技术工人夺得代表昆明市参加“云南省职工技术技能大赛”的参赛资格;9月9日,耿家盛斩获“云南省职工技术技能大赛”车工工种第二名,同时取得代表云南省参加“全国职工技术技能大赛”参赛资格;10月24日,耿家盛在全国车工工种比赛中获得第14名。

在这个全国性大舞台上,耿家盛取得第14名,标志着他的车工技术、技能臻于一个高峰。

但事后耿家盛自我总结,感到自己本来成绩还可以更靠前,因为在技术高手林立的前提下,充分利用考试规则,在竞赛中发挥正常,使名次靠前几名,极有可能。

竞赛在长春一汽技校举行。“我没听老师的话,没充分利用竞赛的游戏规则,没有提前去换夹头,耽误了20分钟,到中午吃饭,我的一小轴还没车完,若不损失这20分钟,我至少在前10名以内。”耿家盛说,“老师要我把我带去的夹角在他的车床上重新加工一次,就不会跳,我太自信,一看他的夹角太新,没磨损,以为是新夹头,不必换我的夹角上去,要换上去,加工一刀,就好了。”

“他提醒过我,怪我不听他的话。”当时耿鼎作为云南团的技术指导随团前往长春,儿子得了第14名,耿鼎不高兴,“他觉得我的成绩还应当靠前。我自己也不满意,得第14名是我对我粗心大意的惩罚。”

但凭心而论,得到这个名次,理论上讲,意味着当时耿家盛的车工技术在全国车工里

面,位居第14人,已经相当不错了,从那以后迄今为止,几次全国性技能大赛,云南车工再也没有人进入过前20名。

此后,耿家盛的各种荣誉直接从省里、从北京纷至沓来:

2004年4月被全国总工会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04年12月,被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授予全国技术能手荣誉称号;2005年4月,被国务院和云南省政府分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和省级劳动模范荣誉称号;2006年2月20日,被云南省人民政府授予“兴滇技能人才荣誉”称号;同年7月4日被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政府授予首届“兴滇人才奖”。

“家盛走到今天,大伙儿服气。”王琳说,“一个方面,服气他在企业困难时,没有沮丧,没有逃避,不离不弃,再一个服气他是,他今天拥有的荣誉都来自于他的人和过硬技术,他的人格及其家人的为人,昆重几十年,大家都看着,没有瑕疵可挑,至于技术技能,那是经过多次、多个层级竞赛赛出来的,不是谁提拔、推荐、评选的,不服气不行。”

荣誉就是知名度和美誉度。

此后,好几个企业和学校来请耿家盛加盟他们,条件之一就是每月愿意给他开好几千元的工资。

“沿着江岸/金光菊和女贞子的洪流/正在煽动新的背叛/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的肩头/痛哭一晚。”

耿家盛也面临类似舒婷笔下融融春意对“神女峰”的诱惑。

而此时,昆重的生产经营情况开始出现下滑,“2006年至2008年,厂里不景气,我每月拿到手的收入1000多元。”

最少的一个月,七扣八扣之后,耿家盛甚至是负收入,“那个月我倒欠厂里170元,财务问我咋办?我说我也不知道该咋办,结果他私人借了我300元,还了厂里的170元,我还剩130元,第二个月开工资后,我才还了他。”

一方面是高薪诱惑,一方面是生计都成问题,但耿家盛坚信企业到了谷底,还会复兴,是昆重哺育了他和他的家庭,昆重此时不仅需要技术工人,更需要士气鼓舞,如果像耿家盛这种旗帜性人物在企业困顿时拍屁股走人,那么企业会更加艰难,“我如果要走,2006年,2007年就走了。”

但的确生计成问题。

2006年,正值耿家盛女儿耿俊考上河北一所大学读书,一年的费用要7万元左右,耿家盛没辙了,厂里没活了,只好帮人打工。

好在这一年年初,从当地的《都市时报》上,耿家盛得知省里要求推(自)荐首届兴滇人才奖候选人,在女儿耿俊的帮助下,按要求备办了材料自荐,又在云南省总工会的鼎力支持下,得以顺利入选,成为是岁云南10位“兴滇人才”里唯一的工人获奖者。

意外获奖,意外得到了30万元的奖金,耿俊读大学可保无虞。

耿家盛现在的徒弟马自辉觉得,“收入如此低,耿师傅还在坚守,我理解是他吃苦耐劳的性格和对企业感恩心的表现,不然,没法理解他。”

耿家盛在昆重迄今的工作经历,就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来说,极其简单,几乎等于在一个西瓜的三分之一和三分之二交界处,干净利落地切下去。

他从1984年11月调入昆重工作,整31年,这31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在工具车间(该车间1989年改为工模具分厂,工模具分厂1995年并入减速机分公司)有10年零6个月,在拉丝机分公司迄今20年零6个月。

大略地说,1984年11月至1995年5月,他在工模具分厂;1995年5月至今,他在拉丝机分公司。

拉丝机生产曾经是昆重的拳头产品之一,当时围绕这个产品所进的人,无论是分公司领导还是车间工人,都是昆重的技术骨干,耿家盛自然在其中,一直干到拉丝机作为产品已经绝迹的今天。

拉丝机是在工业应用中使用极为广泛的机械设备,广泛应用于机械制造、五金加工、石油化工、电线电缆等行业。

拉丝机产品的应用范围有多广?

简单地讲,生活方面,比如金项链等饰品就要用到拉丝机,工业产品方面从电线电缆到汽车轮胎里的钢丝,再到高楼、大桥等建筑物使用的钢丝绳等,广泛应用于社会生产、生活的许多方面。

对中国人来说,拉丝机的工作原理和产品并不陌生,迟至在1800多年前的汉代就有“拉丝机”及其“拉丝”技术,证据就是当代屡有出土的汉代金缕玉衣,从金缕玉衣上所用金丝,从中可以窥测到两千多年前中国古人的“拉丝”技巧。

昆重生产拉丝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69年,是岁8月,该厂的林沐恩、武俊禹、张孝恩工程师和西安重型机械研究所有关人员组成联合设计组,共同设计22/250水箱拉丝机,1972年成功推出样机,1978年3月,该机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但昆重的拉丝机真正形成拳头产品是改革开放后的1986年,通过引进德国KOCH公司技术,才得以发生巨大的飞跃。

耿家盛的同事何建平说:“当时我们的拉丝机销往全国各地,假借,但凡有拉丝机订货招标会,除非我们不去,只要去投标,100%可以中标。”

从1993年就在拉丝机分公司工作的侯金富说:“我记得1995年至2002年间,拉丝机的全国市场份额,我们占了50%。”

“当时来买拉丝机的客户遍布全国各地,上海、武汉、新余……”1992年就到拉丝机分公司的何建平回忆道,“当时全国做拉丝机的厂家有20多家。”

拉丝机分公司的产品不仅仅是拉丝机,何建平说,他到拉丝机分公司,“效益最好是1993年,那会儿产品除了拉丝机,还有塔吊、行车、轧机,当时还做露天挖掘机,如果发展好了,本可以做盾构机。”

这就是1995年耿家盛调入拉丝机分公司的大背景。

耿家盛有个十分温馨幸福的小家,女儿婚后给家里添了一个胖小子。媳妇张淑萍已经退休,主要任务就是料理他的生活,他的时间全部投在工作上。

妻贤女孝是耿家盛现实的家庭幸福。

比如2006年他获得云南省委、省政府授予的“兴滇人才奖”,但从技术角度看,没有张淑萍和耿俊,也许就没这个奖。

“是我妈从《都市时报》上发现这个评奖新闻的,是我发现除了组织推荐还可以自荐,是我帮他打印编辑各种申报材料。”

在女儿耿俊面前,生性懦弱儒儒的耿

家盛更是乖巧如猫。

“我这爹对我,那叫一个百依百顺。”耿俊说,“他好玩得很,有一次我们上街逛商店,我对一件衣服有点兴趣,多看了几眼,结果他就悄悄地给买回来了,其实我不喜欢,拿回去退,还退不了。说我不喜欢啊,我只是多看几眼,你咋这么多情?”

“以为我喜欢嘛。”被女儿笑盈盈地嗔怪,坐在一旁的耿家盛只好笑笑,“我又不懂,以后我就不买了嘛。”

“他这人本分,工作中,被铁屑溅伤了眼睛,既不报工伤,又不去治疗,还是我发现了才带他去医院看的。”张淑萍告

诉笔者。

直到这会儿,耿家盛才讲述了他受伤的大致情况,“我现在右眼基本不好使,你看啊,相距大概就两米多些,现在我看我女儿就是一团模糊的影子,是前些年一次铁屑溅起来碰伤的。”

“不光眼睛,右手小指头也受过伤,前几年有一次抬一个工件,30多公斤重,在夹工件时,工件滑落下来,右手小指头被砸成粉碎性骨折,一开始我以为不怎么样,不想报工伤,后来到医院,大夫说是粉碎性骨折,必须手术把碎骨给取出来,花了治疗费1万元,我自己付不起,才报了工伤。”

耿家盛到昆重后,尤其到拉丝机分公司后,拉丝机要卖出去,甚至卖给外国人,“产品表面处理”的效果怎样,直接影响到产品的“卖样”,如果“卖样”不好,人家不要货,因为

“一般我不想找领导说什么,能自己解决的,就不会找他们,这可能是我父亲的遗传,老人到死,既没有麻烦过组织,还要我们做子女的许去麻烦组织,连他最后走,都是静静地走,基本没有打搅重机厂。”耿家盛身上的确有诸多其父遗风。

从1982年7月大学毕业后就在云南铝厂工作20多年的田永对实体经济地位与技术工人命运的二重奏有着切身的体会,“耿家盛在企业如此困难的情况下,对企业、对岗位毫不动摇,依旧任劳任怨甘做拉根的小草,弘扬他的精神,不是宣传他个人,我想,是要在传播一种中国蓝领工人高尚情怀的同时,唤起全社会对蓝领工人的关注,引起大家对实体经济的深刻再认识。”

田永说,“耿家盛把昆重当作他的家,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大力弘扬。我们目前正打造‘美丽冶金我的家’企业文化,昆重有良好的环境资源,还有一批优秀的技术工人,人心未散,企业对工人来说,不仅仅是个打工挣钱的地方,它应该有五脏六腑,有温度、有胸怀、有情感,让工人有归属感。”

“我觉得,耿家盛代表了我们这个时代产业工人的一种精神境界,在恪守为人做事朴实、本分、勤劳的优秀传统的同时,又散发着智慧、前卫、技能高超的时代气息。”他说。

不少受访者认为,昆重生涯31年,囿于客观条件,耿家盛很多时候“生不逢境”,只是在他力所能及的时间和空间,尽量去做好,他或许没有达成“兼济天下”的效果,“但是,”王琳说,“无论从道德人品,还是从技能技术打量他,独‘善’其身,他是绝对做到了。”

耿家盛到昆重后,尤其到拉丝机分公司后,拉丝机要卖出去,甚至卖给外国人,“产品表面处理”的效果怎样,直接影响到产品的“卖样”,如果“卖样”不好,人家不要货,因为

“一般我不想找领导说什么,能自己解决的,就不会找他们,这可能是我父亲的遗传,老人到死,既没有麻烦过组织,还要我们做子女的许去麻烦组织,连他最后走,都是静静地走,基本没有打搅重机厂。”耿家盛身上的确有诸多其父遗风。

从1982年7月大学毕业后就在云南铝厂工作20多年的田永对实体经济地位与技术工人命运的二重奏有着切身的体会,“耿家盛在企业如此困难的情况下,对企业、对岗位毫不动摇,依旧任劳任怨甘做拉根的小草,弘扬他的精神,不是宣传他个人,我想,是要在传播一种中国蓝领工人高尚情怀的同时,唤起全社会对蓝领工人的关注,引起大家对实体经济的深刻再认识。”

田永说,“耿家盛把昆重当作他的家,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大力弘扬。我们目前正打造‘美丽冶金我的家’企业文化,昆重有良好的环境资源,还有一批优秀的技术工人,人心未散,企业对工人来说,不仅仅是个打工挣钱的地方,它应该有五脏六腑,有温度、有胸怀、有情感,让工人有归属感。”

“我觉得,耿家盛代表了我们这个时代产业工人的一种精神境界,在恪守为人做事朴实、本分、勤劳的优秀传统的同时,又散发着智慧、前卫、技能高超的时代气息。”他说。

不少受访者认为,昆重生涯31年,囿于客观条件,耿家盛很多时候“生不逢境”,只是在他力所能及的时间和空间,尽量去做好,他或许没有达成“兼济天下”的效果,“但是,”王琳说,“无论从道德人品,还是从技能技术打量他,独‘善’其身,他是绝对做到了。”

耿家盛到昆重后,尤其到拉丝机分公司后,拉丝机要卖出去,甚至卖给外国人,“产品表面处理”的效果怎样,直接影响到产品的“卖样”,如果“卖样”不好,人家不要货,因为

“一般我不想找领导说什么,能自己解决的,就不会找他们,这可能是我父亲的遗传,老人到死,既没有麻烦过组织,还要我们做子女的许去麻烦组织,连他最后走,都是静静地走,基本没有打搅重机厂。”耿家盛身上的确有诸多其父遗风。

从1982年7月大学毕业后就在云南铝厂工作20多年的田永对实体经济地位与技术工人命运的二重奏有着切身的体会,“耿家盛在企业如此困难的情况下,对企业、对岗位毫不动摇,依旧任劳任怨甘做拉根的小草,弘扬他的精神,不是宣传他个人,我想,是要在传播一种中国蓝领工人高尚情怀的同时,唤起全社会对蓝领工人的关注,引起大家对实体经济的深刻再认识。”

田永说,“耿家盛把昆重当作他的家,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大力弘扬。我们目前正打造‘美丽冶金我的家’企业文化,昆重有良好的环境资源,还有一批优秀的技术工人,人心未散,企业对工人来说,不仅仅是个打工挣钱的地方,它应该有五脏六腑,有温度、有胸怀、有情感,让工人有归属感。”

“我觉得,耿家盛代表了我们这个时代产业工人的一种精神境界,在恪守为人做事朴实、本分、勤劳的优秀传统的同时,又散发着智慧、前卫、技能高超的时代气息。”他说。

不少受访者认为,昆重生涯31年,囿于客观条件,耿家盛很多时候“生不逢境”,只是在他力所能及的时间和空间,尽量去做好,他或许没有达成“兼济天下”的效果,“但是,”王琳说,“无论从道德人品,还是从技能技术打量他,独‘善’其身,他是绝对做到了。”

耿家盛到昆重后,尤其到拉丝机分公司后,拉丝机要卖出去,甚至卖给外国人,“产品表面处理”的效果怎样,直接影响到产品的“卖样”,如果“卖样”不好,人家不要货,因为

“一般我不想找领导说什么,能自己解决的,就不会找他们,这可能是我父亲的遗传,老人到死,既没有麻烦过组织,还要我们做子女的许去麻烦组织,连他最后走,都是静静地走,基本没有打搅重机厂。”耿家盛身上的确有诸多其父遗风。

从1982年7月大学毕业后就在云南铝厂工作20多年的田永对实体经济地位与技术工人命运的二重奏有着切身的体会,“耿家盛在企业如此困难的情况下,对企业、对岗位毫不动摇,依旧任劳任怨甘做拉根的小草,弘扬他的精神,不是宣传他个人,我想,是要在传播一种中国蓝领工人高尚情怀的同时,唤起全社会对蓝领工人的关注,引起大家对实体经济的深刻再认识。”

田永说,“耿家盛把昆重当作他的家,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大力弘扬。我们目前正打造‘美丽冶金我的家’企业文化,昆重有良好的环境资源,还有一批优秀的技术工人,人心未散,企业对工人来说,不仅仅是个打工挣钱的地方,它应该有五脏六腑,有温度、有胸怀、有情感,让工人有归属感。”

“我觉得,耿家盛代表了我们这个时代产业工人的一种精神境界,在恪守为人做事朴实、本分、勤劳的优秀传统的同时,又散发着智慧、前卫、技能高超的时代气息。”他说。

不少受访者认为,昆重生涯31年,囿于客观条件,耿家盛很多时候“生不逢境”,只是在他力所能及的时间和空间,尽量去做好,他或许没有达成“兼济天下”的效果,“但是,”王琳说,“无论从道德人品,还是从技能技术打量他,独‘善’其身,他是绝对做到了。”



(方行欧摄)

“产品表面处理”,不仅是给产品防锈,而且还是产品美学的有机构成。

“一开始,是随便叫个人刷,以为拿把刷子,把油漆涂刷到拉丝机各个面就行了,但刷出来的拉丝机‘雾突突’的,没有光泽,色差大,卖样不好。”耿家盛用一个昆明土话中的词儿“雾突突”来形容拉丝机被不专业地涂抹油漆后所产生的不良视觉效果,“因为我在技校就学这个专业,到钼铌厂工作两年半也是干油漆工,当时分公司的领导就找我,我要在车工之外,再把油漆工也承担起来。”

于是,耿家盛正常下班吃了晚饭,又带着在昆明钼铌厂工作的妻子张淑萍来做帮手,一起加班来处理“产品表面”。

从1998年到2006年,长达8年的时间里,在很多日子下午下班后,“车工耿家盛”和“油漆工耿家盛”角色定时互换。

“拉丝机成品,包括现在你们从宣传图片上看到的,表面的油漆都是耿家盛带着他媳妇做的。”王琳说。

“33年前我在钼铌厂刷油漆,就开始琢磨工艺,”耿家盛说,“张淑萍是我师傅,但后来她们刷油漆没有我刷得好。1983年12月下旬昆明下了一场据老人说上百年来没有见过的大雪,气温低,她们在产品上刷的油漆看上去就是‘雾突突’的,没有光泽,我刷的就是不一样,有光泽,好看。”

原因是,喜欢琢磨的耿家盛根据系统原理发现了一个窍门,天气与“产品表面处理”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我用的油漆少,挥发剂较多,空气湿度大,油漆干得快,就有光泽了。”

就是说,从1998年到2006年,耿家盛不仅做拉丝机设备的“里子”,还要做拉丝机的“面子”,只有他,能让拉丝机的漂亮做到“表里如一”。

耿家盛到昆重后,尤其到拉丝机分公司后,拉丝机要卖出去,甚至卖给外国人,“产品表面处理”的效果怎样,直接影响到产品的“卖样”,如果“卖样”不好,人家不要货,因为

“一般我不想找领导说什么,能自己解决的,就不会找他们,这可能是我父亲的遗传,老人到死,既没有麻烦过组织,还要我们做子女的许去麻烦组织,连他最后走,都是静静地走,基本没有打搅重机厂。”耿家盛身上的确有诸多其父遗风。

从1982年7月大学毕业后就在云南铝厂工作20多年的田永对实体经济地位与技术工人命运的二重奏有着切身的体会,“耿家盛在企业如此困难的情况下,对企业、对岗位毫不动摇,依旧任劳任怨甘做拉根的小草,弘扬他的精神,不是宣传他个人,我想,是要在传播一种中国蓝领工人高尚情怀的同时,唤起全社会对蓝领工人的关注,引起大家对实体经济的深刻再认识。”

田永说,“耿家盛把昆重当作他的家,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大力弘扬。我们目前正打造‘美丽冶金我的家’企业文化,昆重有良好的环境资源,还有一批优秀的技术工人,人心未散,企业对工人来说,不仅仅是个打工挣钱的地方,它应该有五脏六腑,有温度、有胸怀、有情感,让工人有归属感。”

“我觉得,耿家盛代表了我们这个时代产业工人的一种精神境界,在恪守为人做事朴实、本分、勤劳的优秀传统的同时,又散发着智慧、前卫、技能高超的时代气息。”他说。

不少受访者认为,昆重生涯31年,囿于客观条件,耿家盛很多时候“生不逢境”,只是在他力所能及的时间和空间,尽量去做好,他或许没有达成“兼济天下”的效果,“但是,”王琳说,“无论从道德人品,还是从技能技术打量他,独‘善’其身,他是绝对做到了。”

耿家盛到昆重后,尤其到拉丝机分公司后,拉丝机要卖出去,甚至卖给外国人,“产品表面处理”的效果怎样,直接影响到产品的“卖样”,如果“卖样”不好,人家不要货,因为

“一般我不想找领导说什么,能自己解决的,就不会找他们,这可能是我父亲的遗传,老人到死,既没有麻烦过组织,还要我们做子女的许去麻烦组织,连他最后走,都是静静地走,基本没有打搅重机厂。”耿家盛身上的确有诸多其父遗风。

从1982年7月大学毕业后就在云南铝厂工作20多年的田永对实体经济地位与技术工人命运的二重奏有着切身的体会,“耿家盛在企业如此困难的情况下,对企业、对岗位毫不动摇,依旧任劳任怨甘做拉根的小草,弘扬他的精神,不是宣传他个人,我想,是要在传播一种中国蓝领工人高尚情怀的同时,唤起全社会对蓝领工人的关注,引起大家对实体经济的深刻再认识。”

田永说,“耿家盛把昆重当作他的家,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大力弘扬。我们目前正打造‘美丽冶金我的家’企业文化,昆重有良好的环境资源,还有一批优秀的技术工人,人心未散,企业对工人来说,不仅仅是个打工挣钱的地方,它应该有五脏六腑,有温度、有胸怀、有情感,让工人有归属感。”

“我觉得,耿家盛代表了我们这个时代产业工人的一种精神境界,在恪守为人做事朴实、本分、勤劳的优秀传统的同时,又散发着智慧、前卫、技能高超的时代气息。”他说。

不少受访者认为,昆重生涯31年,囿于客观条件,耿家盛很多时候“生不逢境”,只是在他力所能及的时间和空间,尽量去做好,他或许没有达成“兼济天下”的效果,“但是,”王琳说,“无论从道德人品,还是从技能技术打量他,独‘善’其身,他是绝对做到了。”

耿家盛到昆重后,尤其到拉丝机分公司后,拉丝机要卖出去,甚至卖给外国人,“产品表面处理”的效果怎样,直接影响到产品的“卖样”,如果“卖样”不好,人家不要货,因为

“一般我不想找领导说什么,能自己解决的,就不会找他们,这可能是我父亲的遗传,老人到死,既没有麻烦过组织,还要我们做子女的许去麻烦组织,连他最后走,都是静静地走,基本没有打搅重机厂。”耿家盛身上的确有诸多其父遗风。

从1982年7月大学毕业后就在云南铝厂工作20多年的田永对实体经济地位与技术工人命运的二重奏有着切身的体会,“耿家盛在企业如此困难的情况下,对企业、对岗位毫不动摇,依旧任劳任怨甘做拉根的小草,弘扬他的精神,不是宣传他个人,我想,是要在传播一种中国蓝领工人高尚情怀的同时,唤起全社会对蓝领工人的关注,引起大家对实体经济的深刻再认识。”

田永说,“耿家盛把昆重当作他的家,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大力弘扬。我们目前正打造‘美丽冶金我的家’企业文化,昆重有良好的环境资源,还有一批优秀的技术工人,人心未散,企业对工人来说,不仅仅是个打工挣钱的地方,它应该有五脏六腑,有温度、有胸怀、有情感,让工人有归属感。”



耿家盛在为职工竞赛做辅导 (方行欧摄)



耿家盛(左)与弟弟耿家华在听上海航天局800所高级技师、全国劳模唐建平讲课